

胡燕青 著



一米四八

十二岁是**最好**的年纪，也是**最坏**的年纪，麻烦的心事一箩筐……



一米四八

胡燕青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一米四八/胡燕青著. —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8.4

(桃桃丛书)

ISBN 978-7-5324-7568-1

I. —… II. 胡…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29064号



一米四八

胡燕青 著

丛书创意 秦文君

插画作者 龚燕翎

装帧设计 赵晓音

责任编辑 孙益恒 江 淼 美术编辑 赵晓音

责任校对 沈丽蓉 技术编辑 裘兴海

出版发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址: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邮编:200052

易文网:www.ewen.cc 少儿网:www.jcph.com

电子邮件:postmaster @ jcph.com

印刷:上海市印刷十厂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4 字数:66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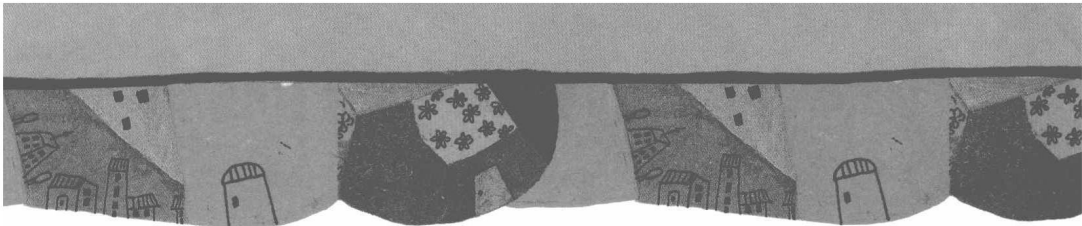
2008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4-7568-1 / 1·2750

定价:14.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我妈妈有个高智儿子

十二岁是最好的年纪,也是最坏的年纪,信不信由你。

我说这话的时候,妈妈刚好在教训八岁的小弟,不知何故,气得连话也说不出,看来正准备动武——拍桌子。我怕她没听见我的高论,提高嗓子再讲了一遍。她很不耐烦地回过头来,皱着眉说:“那是狄更斯说的。”“滴羹丝”?这名字也真怪,像一种汤,一种半透明、中间浮着肉丝的厚底味精汤。

小弟格格笑起来,愈笑愈大声,不能停止似的。我常常觉得他有点“低低地”,什么都笑上半天。但妈妈每次听见我这样形容他,

必定使劲瞪我一眼，义正词严地向我宣告：“老三的成绩表，可比你小时候的好看多啦！”这会儿看来她的出气口忽然已经换了方向。我马上应道：“是，我错了，妈妈有个高智的儿子才对。”我说的当然不是小弟！可是妈妈听了，竟然也收了货，没再向我发炮。可怜小弟以为我真的在吹捧他，开心得用右臂做了个表演肌肉的动作，不可一世。我看了没法控制，差点给呛死了。

“你神气什么呀！哥哥在‘玩’你呀！”妹妹终于忍不住了，加入了战圈。我这妹妹，总是在最不该出现的地方出现，把我最好的时光弄糟。关于这个十一岁半的可怕女孩，我要说的可多了，迟些儿告诉你。现在我要弄清楚这个盗用我名句的滴羹丝到底是谁。

“盗用你杜志衡的名句？”妈挑起了一条眉毛。她只能挑起左面的一条。

“但那确是我作的呀。”

“这实在是最坏的年代，一直是最坏的年代，要是你有一个十二岁的儿子！把你的 T-shirt 放到裤头里。”

“为什么？”我知道这一问终也是多余的，但我那次明明听见外婆跟她说，孩子若不是犯了原则性的错误，不必待之以严刑峻法。但妈妈是不会听外婆讲的。这正是我不服气的地方，外婆可是她的妈妈呢。

五秒钟后，我把汗衫放进裤头，刚赶得及爸爸钥匙的转动声。

从裤头和 T-shirt 的角度看，十二岁，确是最坏的年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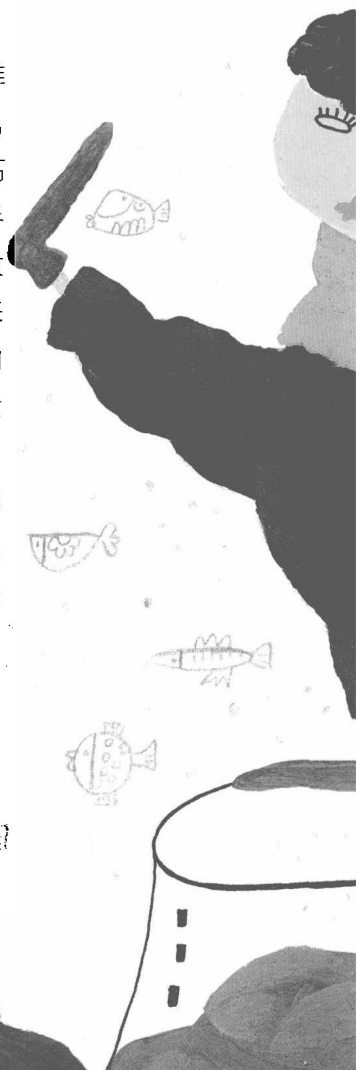
Nicam 中 one 鸡

无论是好是坏,十二岁还是要来的。谁没经历过这极度痛苦的一年? Form one 仔^①,小东西,平均高度一米四八,在学校里被高年级叫做“中 one 鸡”^②。我最大的期望是半年内长高到一米八四,能够穿四十四码佐敦篮球鞋,随时反手扣篮,并且可以垂下头来跟那些小我两个月、但现在比我高一个头的同班女孩子讲话。我最怕的是那些中五中六的大姐姐,怕她们半尖叫着说我“好得意”,更怕她们摸着我的头问我从哪一所小学毕业。不过最叫我“毛管”的,还是她们硬要我和甲班的作状大王“林级花”配对参加校际土风舞比赛……

在教室里,我觉得自己的尊严溶解得更

①指中一学生。

②有些中一学生身材矮小、瘦弱,胸骨突出,因此被高年级学生讽刺为“中 one 鸡”。



快。坐在前排，全无地利，要知道同学在干什么，必须频频转头察看，可是我的头一动，张 Sir 就敲响我的桌子。后面的女生笑我，我却看不见她们，情景非常恐怖。我每天大概立志四至八次好好听课，却都因为听不懂老师说的英文而放弃。况且我精神一集中，眼皮就必然往下压，把教室里的一切压成一条缝。Miss Lam 虽然号称全校最漂亮的老师，但每次上 EPA 课，她的身影都会在我眼缝里晃来晃去，渐渐变成一块五颜六色的窗帘布……突然啪的一响，我跳起来，刚赶得及听见她的命令：“Spell ‘reclamation’, Mr Tao!” 在各方友好的提示下，我拼成了一个差不多模样的东西。（后来有人告诉我，我多拼了一个“i”。）接着 Miss Lam 讲了一堆尾部高音的英文句子，听起来是在问我问题，但我一句都没听懂……

到了普通话课，Mrs Chan 更是“肉紧”，她把头伸得老前，咬牙切齿地要我们跟着她念 zi、ci、si，于是我们就“自自自，滋滋滋”地念起来，念得我牙齿发痒，舌尖“打冷震”。Mrs Chan 说牙痒舌震就念对了。到了 zhi、chi、shi，我们又学着大叫“猪猪猪，猪猪猪”的。我老是读不对，只好努力把嘴唇弄得圆圆的，跟着大家做口形……

上了一个月课，我觉得自己已经渐渐变成一部不大灵光的 Nicam 电视机^①。

①指一种可以在英语和普通话之间相互切换的电视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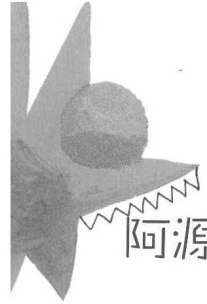
有声鸡肠

开学不久，一天吃晚饭时妈妈讲了一个笑话，是她在大学里教英语的同事告诉她的：老师上课时，一个胆怯的孩子站起来举手问她是否可以上厕所。老师随口回答：“Go ahead.”学生听了，很难过地坐下。老师问：“你不是要上洗手间吗？”学生答道：“我不敢去，因为老师说‘去你个头’。”

爸爸和妹妹听了，轰然大笑。我最不明白的是：妹妹比我低一班，为什么她听得懂这个夹着英文的笑话？小弟在四秒钟的呆相尽露之后，也傻瓜似的学着高声笑起来了。我更惨，我怎敢不笑？其实我从来没想到什么叫做“Go ahead”，比那个学生好不了多少，至少我认为他的解释合情合理。

真的，中一的前半年，我们最大的敌人叫做“有声鸡肠”。有声鸡肠是妈妈对英文的称呼。我自己就差点被它们缠死。不过，后来我才知道，情况比我更惨烈的，大有人在。

阿源就是个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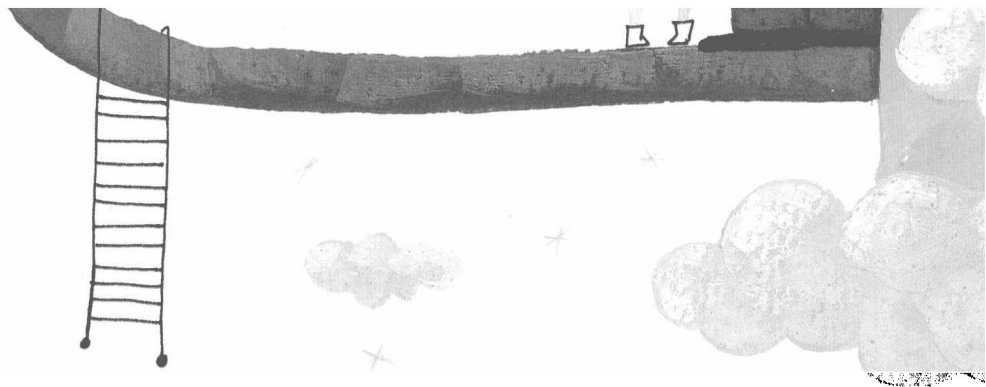
阿源不见了

阿源坐在我后面不远,从不与人说话。我们平日根本不会感觉到他的存在——直到那次他整整一个星期没上学。

阿源失踪了。

本来班主任张 Sir 什么都没说。他缺课的第四天,陈颂恩还特地走过来问我阿源的全名。她说跟他同班两个月了,还没弄清楚他是不是叫阿全。又说一次在小食部买咖喱鱼丸,等了好久,终于轮到自己的时候,才发现没带钱包。阿源刚好排在她后面,看见她的狼狈相,一声不响就递给她四块钱。星期一她想还钱,发现他没上学,只好等第二天。可是到了星期四,他还没出现。

午饭前,陈颂恩终于忍不住,到教员室找张 Sir。她回来说张 Sir 皱起眉头,不肯详细答她,只叫她放心。后来班长林仲宇打电话到他家,却没人接。事情一传开,大家议论纷纷。有人说阿源进了中一,就没快活过一天,还说他小息时常常一个人坐在后楼梯的弯角发呆。班上坐他旁边的梁俊明说他根本听不懂英语,默书测验常常零分。我听了吓了一跳。我们的学校不是号称 band one 中学吗?怎会有这样的学生呢?我们说听不懂的,不过部分,回家用心看看书,查查字典,尚可以应付测考,总不至于连一点英语都不会吧?



想到这里,我心中有一点点难过。其实我可以在小息中午什么的,和他一起拼生词或一起打篮球。我坐在他前面,也算是朋友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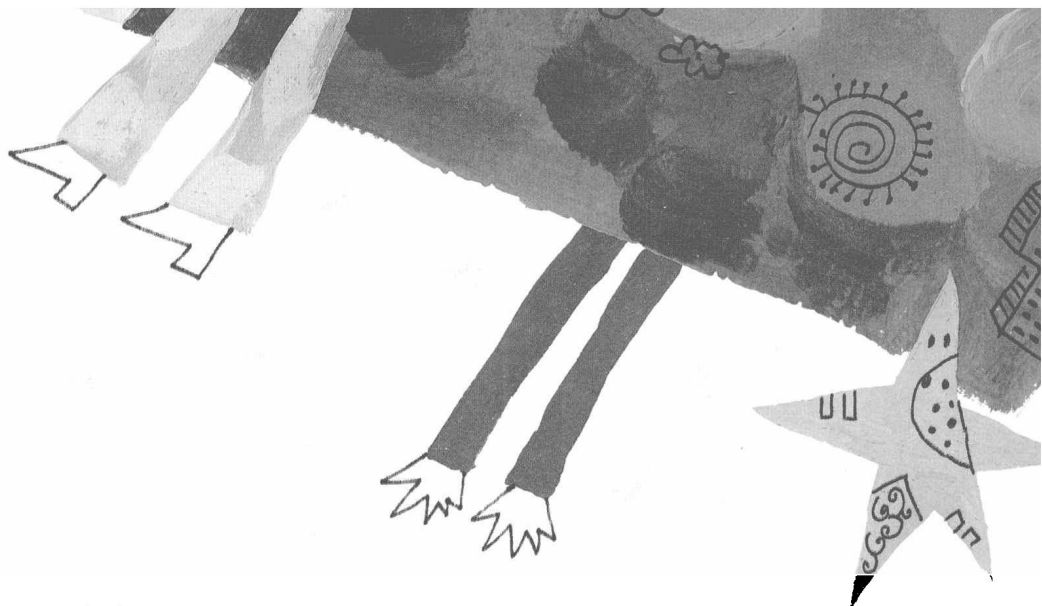
校工的孩子

星期一早上乘小巴回校,一面听广播。又一个初中学生自杀了。我最痛恨自杀的人,这些人最自私。他的朋友一定难过死了。可是,会不会有人真的完全没有朋友?

心头突然一震,我的毛孔全都竖了起来。

一进教室,就听见他们在说阿源。整整一个星期过去了,看来他还没回来。

“你不知道吗?”长着两只大龅牙犬齿的容达志说,“他能进



来读书,因为他是廖伯的儿子。”廖伯是我们的校工。我们早就听说,中一的某些学位,是留给教职员的孩子的。

“不会吧?廖伯已经五十几岁了,阿源才跟我们一样,十三不够。”

猜不透的同学

我用劲记忆阿源的样子,可是一直无法从这一个月半的同班生活中找到任何与他打交道的片段,只记得他脑后总竖起几缕不大服帖的头发,眼下有一点灰暗,常常好像正在生病。再想



下去，他的脸渐渐演变出廖伯皮黄骨瘦的样子来。

“我说，”陈颂恩皱着眉道，“他可能回大陆找他妈妈去了。”

“不会吧！如果真的这样，廖伯一定会管的。”容达志说。

“对，廖伯上星期五没上班。摄影学会黑房的钥匙一直归他管，星期五却是明叔给我们开门的。可能……阿源真的跟外婆之类的长辈逃到大陆去了，他妈妈把他藏了起来。”梁俊明说。我看着他，更加担心了。梁俊明很聪明，观察力很强。据他自己说，第六感也很准确。只是他那副爱理不理、仰着头垂着眼皮说话的神气模样，叫人有点受不了。幸而他的眼睛长得大大圆圆的，否则半闭起来还看得见东西吗？

“不会，老婆有事是一定不会瞒着老公的。”郑爱敏说。她这么一说，大家都笑起来，不是内容好笑，是她那副认真的表情好笑。敏敏书还读得不错，但说起话来，语气像幼儿园的小孩子。这次，连一直正襟危坐在看书的林仲宇都给惹得笑起来了。

“你怎么知道？你是人家的老婆吗？”阿达道。敏敏让他调侃了，非常生气，近视镜后的眼睛好像要跳出来似的。我们大笑。阿达无故开心了半天，我们老是看见他的大龅牙在眼前晃动。

忽然，阿源垂着头走进教室，悄悄回到自己的位子坐下。

教室马上静了下来，但没有人敢走上前去跟他讲话，只有坐在他后面的林仲宇忽然停止看书，抬起头来静静地看着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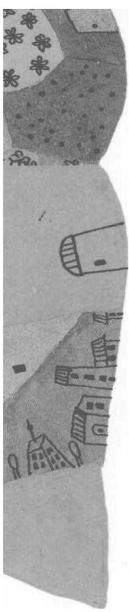
请你吃的

早上的阳光从北窗泻进来，照着阿源那带点灰黄的白衬衣。他卸下书包，拿出一本书，放到桌子上。我们也学着他拿出书来，其实却在偷偷看他。他坐在那里发呆，也不把书打开，只那么静静地看着封面的图画。陈颂恩用极小的声音在我耳边问：“杜志衡，他真的叫廖国源吗？不会错了吧？”我点点头。她忽然站起来，好像闹剧里的傻瓜一样，疾步走到阿源面前，很快地说：“廖国源，我欠你四块钱！”说完放下几个银元，马上跑回敏敏和庄小丽那里，躲在她们后面。

我看见阿源默默捡起那四个硬币，捏在手里很久，一直垂着头。

小息过后，陈颂恩跟敏敏、小丽一同走回来。她一坐下，就“啊”地叫了一声。我扭头看她，只见她呆在那里，什么动作都没有，只愣愣地看着手里的东西。

放学不久，我在地铁站遇上了她。她好像有话说，却一直没说。我们一同乘车到了深水埗站，她才终于忍不住了，从记事本的胶套里拿出一个小纸包，交给了我。我打开一看，纸里面写着：“鱼蛋是请你吃的。请你教我读英文。”这张纸包着的，正是今天早上陈颂恩还给阿源的四个一元硬币。



秘密

我看着陈颂恩,很想知道她打算怎样做。陈颂恩的样子很好玩,有一头天然鬈曲的短发,脸有点胖,单眼皮,皮肤很白、很清洁,像一种日本牛油,嘴角有两个十分清楚的小酒窝,矮矮胖胖的她跟腿长肤黑的庄小丽走在一起,真是有趣。(严格说,我也算是有酒窝的,不过我得很用力地笑,笑得一脸都是皱纹的时候才看得见。当然,这对一个本来已相当英俊的男孩子来说,并不十分重要。)如果要用一句话形容她,那就是“好看的好人”。

记得那次容达志无缘无故地说:“陈颂恩的爸爸一定是神父。”我们听了哈哈大笑——神父怎会生孩子?

“但有一种是会生的!”他托托快要跌下来的眼镜,很坚定地说。

“唉,你一定把牧师和神父搞混了!”梁俊明笑得捂住肚子。

“你笑什么!其实神父生孩子才合理,不是叫‘父’吗?”

我们为之气结。阿达就是这样。

我很奇怪,问他为什么会这样说。他说他不知道,只是一味觉得她爸爸一定是头发稀疏、手拿《圣经》、摸小朋友的头、送米给村口阿婆的那种人。

如今挤在地铁的人群中,我虽然还是有点不明白,但也深深

感到陈颂恩必定真的有这样的爸爸。她看来很忧愁。

“我一直在想自己可以为阿源做什么。不过，杜志衡，这事你一定得守秘密。我不要任何人知道。”她用很小的声音说，接着，她在长沙湾站下了车，连这个所谓秘密的内容也来不及告诉我。

后来我也没问她。这可能因为我对阿源有点内疚，她也有点内疚。

阿源的事好像已经告一段落，我们也没再问起。廖伯回来了，依然掌管着摄影学会黑房的钥匙，但脸色比黑房还要黑，除了林仲宇，没有人敢跟他讲话。



洗头事件

快冬天了,再过两个月就是年中大考了。阿源的样子渐渐变得好看,脸庞圆了,笑容也多了,但是仍像以前一样,不肯跟我们多谈。他成绩好了一点点,默书有时会及格,最差劲时也拿得到三四十分。我知道陈颂恩的办法开始奏效。只是我们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另一些事上去了。

体育课时,凌 Sir 开始要我们绕着大草地跑七圈半,计时评分。

老师之中,我最喜欢凌 Sir。别的老师都结领带,穿衬衣,凌 Sir 却永远是穿着白色运动衣裤的,配上他一身结实有力的肌肉,一副很有活力的样子。一次不知道为什么,他穿了一套深蓝色的西服回来,敏敏她们“晕其大浪”,高兴得整天笑咪咪的,什么都听不进去。我们男孩子喜欢凌 Sir,原因不同。最主要的是我们喜欢运动,喜欢运动员。

这一次,我
知道自己大显



身手的时刻到了——从小三开始，我就以耐力著名。长跑队的选拔，人人知道容达志和我都志在必得。运动是我唯一比妹妹高明的地方——至少表面看来如此。

妈妈最希望我参加游泳队。我也不是不喜欢游泳，只是不喜欢洗身洗头。我很老实地把这个理由告诉她，以为她会欣赏我的诚实，并会把握机会表达一下她的所谓民主作风（例如让我自行挑选校队），岂料她听后差点吓得晕了过去。

“天哪！原来你跑步打球后是不洗澡的！”

我心头一震，怕她会因为要我洗澡逼我参加游泳组，就说：“放心放心，我一定会洗的，你放心。”不过我可没说什么时候洗。到了晚上我可不会不洗。终于，我得到批准。她还说：“跑步也不错，你妈妈读大学时也是田径校队的嘛……”我伸伸舌头，带了一本漫画蹑手蹑足地躲进了厕所。半小时后，我重出江湖（大厅），发现她还没讲完。

“到了 second year，我终于破了大学八百米跑的纪录……”

我的天，才讲到二年级吗？我又偷偷回到厕所去。我要在她开始唠叨我“贪靓”之前，争取时间把头发吹好。幸好外面有妹妹很努力地在听。